

號三三零期本得廣西省會審查證字柱號三

號五〇一七期本得廣西內政廳委員會理財團民時政廣西

THE ORIENTAL COMRADE

東方同志

分四角一價定：售香港本

第十四期

目 ◇ 要

李完用和汪精衛，這不祥的兩個妖孽，一在朝鮮而遺臭萬年；一在中國，而跑到畜生道，行將遺毒于萬年，便給中國民族至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際此中韓兩民族找出更生條路的時候，我們有把握這兩城面目揭開來分析的必要。

首先把李完用的賣國情形和其時代環境，寫出來看一不吧：在東方，自十九世紀末起，帝國主義國家在太平洋沿岸，相互間開始了緊張的鬥爭。尤其

是日本及帝俄，把朝鮮和中國為中心，而包圍起來了。帝俄政府強迫中國，把遼東半島和旅順要塞割佔，在中國境內獲得建築鐵道的權利，它在北滿建設了中東鐵路，同時，伸着它的魔手，向着朝鮮猛烈活動。不但如此，帝俄帝國主義有了在滿洲要建立「黃俄羅斯」的計劃。

這幾次的日本對中俄戰爭，無非以侵略朝鮮為目標，而造成亡韓的邊渡戰爭。結果，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又迫使俄國簽訂條約。在該條約——伊藤博文率倭兵包圍韓宮，脅迫韓皇勒日本指揮保證監督韓國之權」。隨後，繕了種種的苛酷條約，竟把韓國置於日

李完用、汪精衛
軍相的故事——福建戰鬥佳話
文學戰士（詩）
一封信……

國民精神運動員（歌）
The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Mar Time

上題作曲
白山人
張祖凡
胡明樹
林瑞
炎川
何榮光

李完用、汪精衛

李斗山

李斗山

李完用、汪精衛——列強對中立國家之爭奪
保衛中華通俗歌（八首）
「王道」統治下的偽滿
詔安敗後寇爲寇的動態……
文學工作者在桂林
實（詩）
孤島女社士
軍相的故事——福建戰鬥佳話
文學戰士（詩）
一封信……
國民精神運動員（歌）
The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Mar Time

李完用、汪精衛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四日

李斗山

對友戰方東：君告出報朝
山斗李：人行義

日五廿二年零四九一：版出
號八十三國家施林桂：社社

本保證監督的下。

這時，資產階級的官僚如李完用輩，奴顏媚膝的奉迎倭寇，引狼入室，任其殺害我們朝鮮人民。那時的新進愛國青年們都起來，誓死反對這亡國滅種的條約，又有許多深明大義的政府要人們，極力反對這李完用帶狗肺狠肝的陰謀。一籌，安重根等義俠志士，跟追這伊達博文敵寇，在哈爾賓驅頭擊斬了他；一籌，李在明，金貞益等熱血青年，各懷利刃，密追李賊完用，進行除奸的計劃。因為這一隻狗，在好久以前，就和伊藤博文及寺內正毅沆瀣一氣，把韓國國內的機密和弱點，都給倭寇「奉告」，他不管國家和民族，走到怎樣的危境，祇顧自私，奴求個人的「苟榮」而已。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的朝鮮經濟和社會狀態，確實帶着封建色彩，而在落後，一聽着這日本新進資本主義的銳鋒，照理，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了。這時的封建財閥，腐敗官僚像李賊完用，竟以韓奸放狗屁的醜態，甘做走狗，而賣國求榮，這真是朝鮮的一大「不祥」的東西。

完用死後，朝鮮民眾乘夜暗掘該賊墳墓，把他的屍體一塊一塊的撕裂起來，散佈在附近，給那狼犬吞食。我們由這些事實看來，朝鮮民眾對他怨恨的刺骨，真到了極度。這不是一時的怨恨，實是萬代的怨恨。李賊是朝鮮的不祥物，他那遺臭萬年的醜績，已經載於《清史》上了。

不料，中國正與倭寇抗鬥的時候，也產生出來了這另一個不祥物——賣國賊汪精衛。

當李賊完用賣了國的時候，筆者是在孩童時期，像我一樣的那時朝鮮小朋友們，有的在廁所出入的時候，就在每廁所牆壁上面，或用粉筆，或用鉛筆，寫上「李賊完用」。

大書特書曰：「此處是李賊完用糞便室！」現在的中國小朋友們，我想也用這樣的手法來，請「汪先生」吃大便，亦未可料。但是，那時的朝鮮小朋友們的環境，較着現在還沒論陷區域的小朋友們惡劣多了，所以，除用腳踏方針做倒賊工作外，蹲在大便所裏面，寫着這樣「標語」而給李完用知道；現在的中國的孩童們，還能夠在通衢大街上蹲步的寫這樣「標語」，我想汪賊不久會吃道小朋友們的理由，不僅止在幫助，或同情中國友邦，也在把這抗日隊伍長騙着鴉綠江。

不死。

完用的子，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懷知該父和其妻——完用的媳婦，有某某號稱的關係；又因其父賣國求榮，自己到處碰壁，被人家罵稱為「賣國賊之子」，使他不得站住這人世間，所以，這不幸的子，竟在玄海灘投海，捨身於魚腹裡了。

完用死後，朝鮮民眾乘夜暗掘該賊墳墓，把他的屍體一塊一塊的撕裂起來，散佈在附近，給那狼犬吞食。我們由這些事實看來，朝鮮民眾對他怨恨的刺骨，真到了極度。這不是一時的怨恨，實是萬代的怨恨。李賊是朝鮮的不祥物，他那遺臭萬年的醜績，已經載於《清史》上了。

不料，中國正與倭寇抗鬥的時候，也產生出來了這另一個不祥物——賣國賊汪精衛。

當李賊完用賣了國的時候，筆者是在孩童時期，像我一樣的那時朝鮮小朋友們，有的在廁所出入的時候，就在每廁所牆壁上面，或用粉筆，或用鉛筆，寫上「李賊完用」。

但是，中國承認滿洲帝國！這一項協定的條文，特別的給我們朝鮮人所忍無可忍的。有血的朝鮮革命人士們，讀了這一條文件，個個就是指背製的拍案起來，誓殺這一隻狗賊。

中韓公敵，而要洗滌中韓兩民族解放鬥爭烈士的污點。我們的朝鮮革命者，趁着這一次中國抗戰時機，積極的參加抗日隊伍裏，並在大街上散步的寫這樣「

他們也對這國賊深惡仇恨，天地讐冤，實沒有地方可容這醜陋的賊身。

吳老稚說得好：

「他（汪）是肯做漢奸，走漏了密，必是要做到遇害生也不願意把畜生的名詞借給他」。

時，爭取朝鮮民族解放戰爭的據點。如果中國沒有收復東四省失地的話，現在在中國關內奮鬥中的朝鮮革命勢力，照樣，不能站得住那鴨綠江和長白山一帶，而做進入朝鮮國內之據點。

我們要中國抗戰到底；我們要中國快早收回東四省失地；我們要爭取我們能夠站得住的那一帶的據點。

〔倭寇協定〕的「中國承認滿洲帝國」

加入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漩渦裡面的國家愈多，那麼他們之間爭取同盟國爭取中立國家參加戰爭的鬥爭亦愈烈。關於這方面的情形，我們如果回憶一下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大戰的經驗，都是很有趣味的。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一次大戰中，有一些小國是戰爭一開始就被捲入到漩渦裡去的。甚至那無知到全世界的火燄的大星正是發生在那些小國，如希臘、比利時，至於其他的小國，則由於受到野蠻而狡猾的方法壓迫到不能不參加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希臘的例子。可是美國和法國用全力去強迫希臘參戰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可是他們自

一項，是向着我們朝鮮人那一顆炸彈一樣的痛惜，我們一定撕破這直接給我們致命傷的狂妄協定；我們一定把這協定主子——倭寇，粉碎到底；我們一定把這漢奸韓奸兼任的汪賊砍頭殺掉的。

從此，無數的朝鮮小朋友們，暗暗的在每一個出入的廁所，寫出雙行標語：第一行是「李完用料理室」；第二行是

「汪精衛餐室」。從此，許多的中國小朋友都起來，在通衢大街上，寫着「砍殺漢奸汪精衛」的標語出來的。

賣國賊 汪精衛！

李賊既死，汪賊還在奔走，有血性的中韓人，怎能給這隻狗賊，逍遙於革命網外呢！

劫持與投機——列強對中立國家之爭奪

黃榮眠譯

已却侵犯了希臘的中立。一九一五年英法軍隊在她的海軍掩護之下竟在希臘登陸，佔沙加羅斯作為他們馬奇頓前線協約國軍隊的基點。英國的情報部長曾用諧謔的口吻公開的說：

「至關於希臘主權完整的關懷，完全是没有根據的。因為目前希臘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遭受到強力的壓制」。當時希臘王和他的政府拒絕參加協約國作戰的時候，英法二國就開始用煽動內亂的辦法。於是他們就在奸戰的溫尼則羅斯的煽惑之下發動起來。（這位溫尼則羅斯原來是日夜夢想建立古希臘帝國的好漢）同時，他們並答應他把土耳其答爾尼則羅斯的全部，連康斯坦丁堡亦在內割交希臘。這極端入戰爭，真好比貓兒扭住獅子的尾巴，諷刺地叫聲說：請吃呀！就這樣吃吧！」

弄沉了希臘的輪船，然後又在英國間諜湯姆遜指揮之下，組織了淹死的水手們之示威的葬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特別收買了些土耳其人到市立屍體陳列所去。結果希臘王只得讓位與其子，而溫尼則羅斯於是也在希臘的刺刀下上了召，一九一七年六月希臘加入協約國作戰。這樣加入戰爭，真好比假貓兒扭住獅子的尾巴，諷刺地叫聲說：請吃呀！就這樣吃吧！」

至於對其他的小國，歐洲列強們總是用收買的辦法，例如在這些國家的週圍，做了不少的野蠻而又詭計的買賣。有些是用零錢借款，或者是答應有勝利後擴大領土的辦法，而有些則不妨允許以更大的福利，我們只要把他們一下亞拉巴馬（東方外交市場）情形，他們那時正竭力企圖把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拖進去。協約國方面為了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拖到自己這方面來，他們不僅答應把敵人的領土割給他們，而是還

答應把自己同盟國的領土都割給他們。例如他們提議把塞爾維亞手中的馬奇頓割讓給保加利亞。他們答應把巴那特割給羅馬尼亞，而其實這塊地方以前早就答應給塞爾維亞了。可是這些談判的過程、對塞爾維亞連通知都沒有。他們只是在嚴懶地要同意於這個領土的調整。

當時駐塞爾維亞的俄國公使杜魯伯茨基會用下列的話來形容當時塞爾維亞國內的情緒：

「雖然塞爾維亞所提議的邊境並不問列強所要求的相符，可是不能不承認，從他們的眼光看來，這對於他們的犧牲是很大的。而況是在帕瑟赤肯定地擔保尊重塞爾維亞利益之後把全部巴那特交給羅馬尼亞，這在這裡的人看來，的確感到異常之不快。現在塞爾維亞人已得到了一個嚴厲的教訓，即所有中立各國一方同我們的敵人談判，同時在另一方又同我的同盟談判。他們以傲慢和恩詛來勝取他們的獎品，甚至對這些列強越不客氣，他們就有機會獲得更多利益。（見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係）

（有些小國的大多數的批評家都只是想到在這些交戰國中對誰敷衍，對誰下注，他們的立場正如托爾斯泰所說的「不忠的護子」。）

羅馬尼亞在一八八三年即加入了三國同盟，可是她却並沒有加入德國作戰，而只是宣佈嚴守中立，等待着看看哪一方面可以獲得勝利。那一方面可以提供給她以更多的利益。在一九一六年

布西洛夫攻擊以後，羅馬尼亞才最後決定加入協約國，八月間同協約國的列強訂立了秘密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如果協約國勝利，羅馬尼亞可以很大的擴張領土，羅馬尼亞於是就在這個條件之下參戰。

可是羅馬尼亞戰場的戰事，比起牠的外交策略來是差得多了；在十二月間，羅國京城就給德國的軍隊佔領。羅國的統治階層戰敗以後，於是就和德訂立和約，可是德國國內起了革命，羅馬尼亞就又於當天（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把德列國訂的條約廢棄，重新宣戰；這一回，可是德國主義同舊於轉變的本馬，於是大為帝國主義大破所稱許，而結果則從他那裏獲得了很大的報酬。

有許多其他的弱小國家，他們之所以參與戰爭，完全是由於他們事實上在外交政策上毫無獨立，他們在經濟上已完全被列強所歸併，葡萄牙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戰爭，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參加了戰爭，也就在美國的壓迫之下，中南美洲的各國，或和德國宣戰，或和英國割斷了外交關係。如古巴，巴拿馬，巴西，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凱狄，烏拉圭，秘魯，聖多明哥，厄瓜多。

至於保守中立的歐洲各小國，如荷蘭，丹麥，瑞典，挪威，西班牙，從交戰國雙方均蒙受到很大的壓力。美國的新約是極其明白，而且也極有教育的意義，可是英國這種強力政策並不是毫無成績的不久以前，英法土三國所訂的互聯

了計口授權制度，對外貿易大量減少，產業方面因為缺少原料，降到了驚人的地步。可是軍需工業的主人，造船廠投機者，走私者即因此大賺其錢。雖然這些國家並沒有參加戰爭，可是因為經濟對領土的後方的人民。而這種情形也的確給這些國家造成了加入戰鬥的心理的條件。

特別是丹麥受了很大的打擊，因為協約國企圖用「為一八六四年的敗戰復仇，和歸還斯列茲威加」的口號把牠拉入戰爭的圈子裏。克里孟梭曾罵丹麥人為「沒有自尊心的民族」，原因是因為牠不肯替法帝國主義在火中去抓果子。

這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一般情形自然是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更複雜，暴力的手段用得更野蠻，收買欺騙，恫嚇，敲詐，弄得更微妙，更精煉。對中立國的爭奪比前一次戰爭更是緊張，雖然交戰國雙方的軍事行動還沒有充分展開，可是雙方已在作着殘酷的外交戰。

爭取中立國參加戰爭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即為大家所頭痛的，英法二國的「保證」。波蘭由於受了他們的保證，結果，與德國挑戰，享受亡國之禍，不過，大家都知道去年春天英法二國所

謂是極其明白，而且也極有教育的意義，可是英國這種強力政策並不是毫無成績的不久以前，英法土三國所訂的互聯

條約正是新的聲明，他暗示了我們上述的保証是如何被利用來吸收中立國家參戰。有些中立國家的統治者，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一樣，他們所考慮的並不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人民，而是

怎樣從戰爭中攫取自己的利益。他們把戰爭看成賭博。在前一次牠下了這一個注，失收了，現在牠又換下一個注，也許可能賭贏罷。顯然這種賭博的政策，對於那些煽動者和發起者結果是一定要失敗的不管他們是怎樣換他們的賭注。

英法所給予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証是單方面的，可是無疑的牠已經，或者將會，起一些作用，即把這些國家以至於巴爾幹各國都捲入戰爭的漩渦。

荷蘭和比利時的情形正證明：挑釁行動是起了多大的作用，他們散佈謠言，人工的造成戰爭心理。作為把這些國家驅入到戰爭火焰裏去的地步。大家都知道，在英法美的報紙上，會不絕的廣播着許多消息，如德國之侵略者荷蘭，比，瑞三國，如「風暴的徵像愈來愈緊」等，雖然這些新聞並

日蘇協定有可能嗎？

逸群

蘇日商務談判正在莫斯科開始的時候，日本法西斯外交官前駐意大利大使白鳥敏夫在東京公署提倡簽訂一蘇日協定，據白鳥敏夫說「能於遠東障礙日本者，厥為美國蘇聯，但與美國成立協定，絕對不可，而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將有助於最後解決中國事件。如世人所深知援助中國抵抗日本者，為蘇聯與英國設蘇聯諭道進行其現政策，其結果將成為蘇日之共同遺憾，日本與蘇聯之衝突，其嚴重勝過於對美作戰，因日本與蘇聯有共同之邊境也，英美均會努力利用蘇聯以制止日本在華之目的，蘇聯之外交，係由一相信蘇日能保持良好關係之人所支持，此係事實，故莫洛托夫之友愛表示，應予以充分利用，總

將使蘇聯移轉其全部注意力於歐洲事務，以與德國之使命合作，設蘇聯聯合德國從事歐洲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遠東新秩序」之建立，定獲諸多便利也」（見一月十二日星島日報）

商務談判就是商務談判而已，但一想清願的日閏以及有意無意間接受日閏犯協定，是吾談判商務的時機同時解決的。蘇聯與波羅的海三小國簽訂互助公約，也是從商務談判開始或掩護在商務談判的煙幕之下進行的，所以日本代表團的赴莫斯科「目的專為企圖與蘇聯取得一軍事聯盟。」

「日蘇協定」固然是日本軍閥的單想，也可以說是對英美的一種做作，但我們能不能說它絕無成功的希望呢？不能，白鳥敏夫固然是一个無足輕重的人，他在遠東所從事者相同，蘇日之協定，

沒有正式參加戰爭，可是在他們國內，已充滿着戰時的情況，國內的一切生活都被放到戰爭的軌道上。一般的惶恐的情緒，以及哀的美敦書的謠傳，這些自然是用提供保證的辦法，有些，則用挑撥的辦法，有些，則用恐怖手段來恐嚇，這就是近代戰爭的「文明」的縱火者政策。

水弄得越深，戰爭的火焰愈烈，而卷入戰爭旋渦的國家亦愈多。有些，他們是用恐怖手段來恐嚇，這就是近代戰爭的「文明」的縱火者政策。

李忠定，黃道周，忠義無歸，挺身禦侮不甘休，忠！忠！忠！

鄭芝龍，洪承疇，遺臭千秋，滅奸子孫羞不羞，羞！羞！羞！

戚繼光，俞大猷，殺倭名留，朝食光餅不用油，職！職！職！

鄭成功，得台灣，收復門關，不復

台灣閩不安，復！復！復！

胡梅林，今古同欽，誰戰

漢奸戰亦難，殺！殺！殺！

汪洋賞萬金，殺！殺！殺！

英雄獨決機，開！開！開！

賤劉豫，智岳飛，用閒幾希，一個

樊直，胡梅林，今古同欽，誰戰

人物，而且他不是兇任官員，但我們却也不能把他一筆抹煞，因為他是和軍部密切關係的人物，軍部又是日本太上政府，而今天對開湖的主動者又是軍部。今天日本鼓吹聯軍的支待者，在形式上是軍事方面主張最力，而實際上則軍事方面而陸軍更有力，因為陸軍主張聯軍的目的在促成結束中日戰爭，是直接而消極的，海軍則準備南征是直接而積極的。

在蘇聯方面有一派和日本怎樣的可能呢？顯然這都不能肯定地說。但說有，則是誰又能肯定沒有呢？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東方勢力的發展來衝擊的，自然，蘇聯不能停止擴大中國抗戰，日本不能停止侵華，日本軍閥又何必和其協同如其所說東方黑暗（自成爲事實，實是某些人所企圖的）而斷然把侵華事變，小之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虧或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初年的奴隸的時候，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其實所謂國際調停的話，中國祇有投東西，次沒有萬分之一的光榮的和平的因爲列寧尼黑上義者正預備以中國作爲階級革命的武器，而在蘇聯的立場上，決沒有不歸到白公協以解除蘇聯邊境遭受攻擊威脅之理由了。

今天，無論是日本陸軍也好，海軍力量都拖在中國戰場上，當然取礙於結果戰爭，把兵力抽出大部份來喘一口氣，

統治下的僞

在日本殖民地裏生活的一生，布日本殖民地裏生活的
罪惡中，將軍國說的卻明白：「在
日本殖民地裏生活，就離了殖民地，進
一步就大中華民族，真到一階段，就是
是佔領我東省，你們有那樣的日本人民
來，可以平心靜氣看打，我東省人民
，八年以來，到底怎樣生活着。總括言

之，在政治上你們兩東軍操縱生殺與奪的專制威權，我們同胞只有服從，不能說話。經濟上中國人的大高粱全被侵佔了，臺灣士地也許也被沒收了。我們同胞貿易是生產居住交通的一地，在私法上完全失卻淨盡，更說不到政治權與教育權。這八年來，不知任意殺害

了我們多少良民。其最殘酷者，可以舉無原凶，單憑喜怒而殺人，而稍之曰犯。想犯。簡單說，只因爲樣子不順眼，就應當叫他們死。說到終首，更喪心了。

這樣才擦出的大道，也變成高升殺于上青天的崖絕壁之上，可見即不可即了。但爲什麼以停止中國的抗戰呢？對中國幫助最多的還然非蘇聯，但對中國政策最壞，所以日本軍閥要設法停止中國抗戰，必須求之于蘇聯以外的國家，而不蘇聯得到什麼。在今天，的確有人企圖出賣中國抗戰，這些國家也的確影響中國部份的決策，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送禮給日本呢？當然有條件的，就是把日本組織在反蘇戰爭中，並且擔任東方反蘇的先鋒。日本給它的禮物，可是不願意馬上就毒義務，因爲進攻蘇聯的苦頭，在召過兩次教訓——張鼓峰和哈桑湖——之後，日本

按拉斐爾的分析，當俄羅斯之外的
世界得更大的利益呢？蘇聯的妥協，
就是它一個大有實力的武器。這一舉
破壞門檻，可以打開任何一個在遠東有利
害關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寶庫，從中國
以至不勞而獲的日本東西，都是極明瞭的，
這是顯然不會中止蘇聯的援助，是不會被
接對日作戰了。至于日本主侵犯到地上
了日本與蘇聯的權利是可能有危險的。
但要她中止攻擊却不可能，但是蘇聯
不中止攻擊，約對日妥協，對日本軍備
又有什麼利益呢？

總之，一切看，蘇聯的遠東政策，
將隨着中國抗戰是否為轉移。如其自蘇
妥協成爲事實的話，必然是在動搖份子
所企求的，和平或國際調停成爲事實
而中國再沒有理由可以責備蘇聯一不
幫忙」的時代。今天我們還能遇到各種
和平「調停」的妖言，如其不能澄清，
也可以累積成爲日蘇妥協的因素的。

軍制還沒有這個階級去大規模的領教，當然這不是說日本軍隊不會參加反蘇戰爭，而是說日本軍隊在參加反蘇戰爭之前，單靠幹部一個手續還不夠，必須獲得更多的軍階。換句話說，那些以階級侵奪者爲手段的軍官組織，就是壞胚子，是不能的，那就來大大的懲罰自己的利益。

在胡洋還沒有被

在朝鮮還沒有被吞併以前，日寇曾

「征討各項」指總稅，能有增加我軍之利，立于「日本憲兵隊」的槍砲威脅，而確決行了。

我無費，這樣我倉，由市政公署徵收
蓋章，強迫賣給每一個牛車或馬車主，
其空頭半比金，三月以這些半或鴉片書

滅亡的，獨創的，一手；在東西省還沒有被獨立以前，後者又曾以一為滿族人民及獨立的招牌，創出了它大陸政策的一手，它這一片婆心，真可謂無微不至了！

這市政公署領先籌做無數的薄小銅板，派人挨戶到附，越越大，再派人征收這銅板的門牌稅二分；家產稅，是以每一個房間做單位，每間征收三角；戶稅，依其財產價格，分類征收；調查戶口時，以每戶人丁計，每人向徵

之下，等民衆所受之痛苦情況，實遠出不入其境者所意想到的程度。朝鮮、台灣、東四省及日俄戰殘的先例，已明確的展現在我們面前。在新舊一派的影響，竟仍把「中華民族」和「和平政策」等語，來發出所謂的公報，猶猶不知恥的作弄，這真使人痛心的中國舊國威嚴。它已不只是中國民眾的公敵，同時已見到那民衆的同仇，因爲這公敵猶已防碍了韓中日民族的共同對付日本陣營。

——朝鮮，右列之無迫的情形固不必論，而就將目下滿洲之民衆的痛苦情形表出來，斯又一想所則的甚矣怎樣便可瞭然。

——滿洲向來成立以來，日寇土匪式的掠奪，清廷式的捕獲，欺詐式的搜奪，奸偽估式的日奪等無法不用其毒的掠奪形態，在一般民衆面前，是極無還，茲逐級由該方面來人的質問報告，摘述如下：

(一)都市民民的被掠取狀況。自廢

詔安縣後苑儀範間動態

敵僞于昭安破敗之後，野心未死，對於閩省仍積極謀進攻，其陰謀已在施行中。

南澳等地，強徵壯丁漁民，編入僑軍，以增厚實力。目前滬海方面又集中僑軍千餘名，日夜加紧訓練，若石船犯滬東，黃浦，再度起用之。

(三)農民的被剝削的情況。農民的自由耕牛馬，除每頭須納稅二元如上以外，農家用的牛車或馬車，在由農村入城市時成，一定把牛車車夫在郊外五里或十里外之指定場所，不准入城市每一次繫留該指定場所的停車費，一輛車納稅五角；此外並征收牛馬尾巴的

地主階層皆是無數的土著農民，則對於
誰失所，餓」一詞道，真所謂無窮人字。
所謂「日清支經濟合作」和「建設
亞新秩序」的作用，無非是想在掠奪
擄取和侵佔的。汪精衛一派的漢奸們
是不知道倭寇的作風怎樣侵奪中國的
道理，我們應該研究這些問題！」

名目，實不能枚舉的。二、商民所據，採取狀況。在這經濟落後的東西省境內，日復一日，各方商賈，輕舟外，剝削着一般商業的情形，可謂是無理至絕頂。每一商家，初時，地，如果其收支有一萬元者，每萬元內，須抽稅十元；又有所謂定期稽查課，分自二百等級，而自一等級至五十等級，以至者，每二個月每批帳上，須課稅半元，一元，如果一間商店有幾十個帳簿內，一張數，一征收；以外，尚有許多的征稅，國商人，不能，現今，中國，而到破產之場。

日本原來是日本侵吞中國的殖民地，朝鮮的殖民地，設督府，設一個樂育社，徵我們農業地主，東北各地，首先協同韓國的僑滿政府妥議，派人踏查某一個沃土田地，徵召未來移民地城，然後辦理使僑滿政府，並官止拘禁這一塊地方，地主們，而強買這一塊沃地，其實所定的，比平時便宜幾倍。經轉不濟地主任意定價，經過如此強制手段後便有了。然後，強迫許多的日本移民，住這塊地上面，使用耕作。這種強佔式的耕作，在安東實行

拉車費，這種黃魚，由市政公署的鐵藍章，強迫賣給每一個牛車或馬車，其定價是七元，它們以這些牛或馬出了道路時的糞尿排泄，妨碍公衆衛生做藉口，而特別把這糞掛在牛尾的肛門口，便糞屎還留在這一裝盒裏。倘是牛馬行走的動物，牠們的尾巴時常擦着糞，把糞的盒子，把那鮮嫩的藍章印的有模樣起來，不久看不見這印紋，那就再賣七元買都不可，這樣買來買去，在每年當中，不知出

整日，張迺焜南渡在德化縣隔牛頭山，被我軍匪部隊當場擊斃，殘匪紛紛投誠。數個月後，匪勢乃平，起兵北上，竄進閩軍之紕境，收買福建沿海島嶼之海盜爲伍，福建和平救國軍第一戰團第一路軍一，以董純之為土官，擴張勢力，南日島之海盜二百餘名，李昌在同招募之台東漢奸二百餘人，由日軍官訓練，妄想以此軍爲將來進攻閩南之前鋒，惟此，僞軍純屬烏合之衆，且老少不一，軍械破舊，士氣甚弱，其無計算力形於明上。此外又有廈門海口之新祖島，海壇島等地，組織成「福建和平救國軍第二戰團」，以海盜余宏清任僞總司令，王福卿任僞副司令兼海軍部長，林森任僞副司令兼海軍部長，靖聚閩東沿海島嶼五百名，以躉擡閩東沿海，我軍于元月底二次克復平潭島嶼，該逆僞受創甚鉅。

文藝工作著在桂林

現在的桂林是南中國的軍事政治的中心，也是南中國的文化中心。在桂林，只要你住的地方有一個窗的話，一開了窗你就可以看到桂林的山，或遠或近，或隱或現的披着雲霧，使人感到了它們的奇偉。踏過灕江的東岸，一眼是新築的小板屋，有些的窗皮上漆着灰泥，因為樣式的折衷又夾以附近的綠樹，那時，令人想到在電影上看到的馬來人小村落的風味。在這些有田園風趣的小巧建築

之中，有一個地方叫鵝棲園，一部分文藝作系，就住在那裏。以創作方面來說，資格最老的算是王魯彦。他最近辭掉了西南行營政治部工作，專心創作了一部現在有《舊屋底下的小說》、《春暉》在廣西日報的《薪水》上連續發表。他負責着文協桂粵分會的總務部，所以好像有點忙。他的房中一脊稿紙和一支筆是池桌上的銀頭杆的陳設。他那十分樸實的藍布大衣，和那懶亂的

易經，很容易使人想到他生活的清苦。一口四川音重和得很，聽着他的聲音，人會想到他或許常還不少時候的裝帥，有些年青習作者常喜歡到他那裏去。他除了忙於小兒內科之外，對於民間文學的搜集和攝取也很用力。在他最近的幾篇小說，《春天的原野》（文林陣地）《母親》（新部堂）等裏面，地方土語的運用就表示着他研討的成績。他的勤苦是令人佩服的。

心腹部郭雙龍任爲支隊長，郭現已率爪牙二十餘人赴臺，受敵之調練，訓舉即將在澄海搗亂，並準備作敵進攻時之內應。
二、爲加強指揮工作上，前次敵僞在招安後敗，實由於黃林諸道主領未防禦軍事方，估計錯誤，最近，敵僞對此，已加緊工作，餘分令金匱南澳華油等事務處有敵僞董奸，積極進行福建沿海工作外，據由東南散派遣軍司令部，責令自稱爲福寧州之偽油水市長，逼令民，收買閩籍漢奸，潛入閩西南各縣，偵查福建軍情。
三、爲加強閩粵華僑——華僑爲抗建之海外生力軍，較于財力人力之貢獻，厥功甚偉，華僑對於閩粵者約三分之二以上，閩省抗戰以來，藉華僑之助參甚巨，故敵寇亦以華僑勢力之雄不可畏，于是決以威脅利誘，收買華僑，雖閩華僑或之熟識，夏政葉舜先後派遣澳奸南洋各地，進行挑撥與唆使之工作，最近復在堅設偽華僑招待所。一渡履游覽，一圖多方阻撓華僑之返滬泉，剝奪閩省抗戰財力。
四、爲進行毒化政策——毒化政策

來，原偽日本對華侵華政策之一，最近以工作以廈門為中心，由台灣方面，道來大批「機仔頭」，即片頭音，統一製造地中，裝璜如牙膏，（一、以低價價值合一台與漢奸，走私運入滬吳沿海並帶，售售各地土方流氓，一、為旅行遊覽，一方則以之為收買清銀代價，還來海港空地和僻鄉鎮，常有上項「機仔頭」之貨現（五為收買失業青年，一、敵偽機關，再不逞之後，自知圖者抗建力量之強，以絕半呼手可得者，乃多方行使陰謀，謀除上述弊端外，並會下通，假借黨的名義，迷惑進行各省各地偽（軍部）之組織，並以周邊城市為據點，進行失業青年之收買，假藉資助川字為名，密遣赴滬入汪逆之營訓細作，將以之為將來偽政府活動之幹部。現在廈門亡島，已有偽「福建省臨時省黨部辦事處」及偽「廈門市黨部」之設立，主導者為失意官僚，挾廷臣及台奸割培英等。劉姓于本月八日夜在鼓被刺未死。

敵偽之謀固如上述，惟此爭奪謀，已為閩省當局所洞悉，現正由閩省之黨政軍各方，分別針對敵偽之陰謀，予以防範與反擊，敵偽計之被粉碎固早在意人預料之中了。

看去，是一所大屋的附屬屋，外面是一片寬闊的草地，空氣是特別清鮮的，但一踏入他的房門，却是另一個天地。一張安布的門簾隔絕了外間的嘈雜，床前的粗桌子，就是他寫作的所在。他現在正在把一年來的作品整理，預備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當時報發出了之後，他要出去了，又背起他那重要的傢俬，一個皮箱和一個鞦韆袋，但它們裏面藏的不是一等因素，和帶來這些東西，却是他勞作的結果。

理論翻譯是他文藝工作重要的一部。不過大部分的時間他忙於一國際新聞社的編譯工作，一頂七耳八式的鴛鴦帽，蓋着一個常常淺笑的面容，與一些人叫他的名字——大師。對照起來是頗為

問團一帶到桂南前線去了。說到「南路慰問團」，也是由「文協分會」發起的，後來得到新開界的贊同和參加。「文協分會」本身，派了黃繼熙和林林代表前去。

社，不過大部分的時間他忙於一國際新聞的編譯工作，一頂土耳其式的禮帽戴着一個常常淺笑的面容，與一些人連合的，名叫他的名字——**大師**。對我說來是頗為此外，老作家的焦菊隱，孟超，也住在桂林，不過文藝活動却很少。詩工作實，尤其是年輕的詩工作者在桂林特別多。桂林這名字是爲人熟悉詩的，他因爲忙於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最近也到了這裏，一朝鮮婦的作者胡鶴齡，和中國時報社及詩社的一部分社員最近也来到了桂林，這班人，在去年年末才籌備着出一個詩月刊的，到現在還未見出版，聽說在最近還要籌備一個詩人晚會和出一個詩歌壁報呢。還有一個香港復版了的中國時報，除了梅縣版之外，還想在這裏辦一個桂林版。詩社的詩，也將由這裏總

中華民國文藝工作者見面會，是去年十月上旬成立的一文協桂林分會，它現在有一百多個會員，在它的工作中，最值得讚許的是「文藝工作指揮組」的成立，許多文藝工作者都是它的組員，組員的義務是有期寄稿一篇，而福利却是廣受前指揮細周詳的指示，這工作對於文藝新軍的培養是頗有貢獻的。一文藝座談會是由文協研究部定期召集的，最近，討論了一中國大衆化問題和一民間文藝研究問題，結果都很好，因爲經濟條件的羈限，經過多方努力抗戰文藝桂林版已經付印了。文協分會對於社會活動也現時

照這幾個月來，桂林的文藝工作者是愈聚愈多，工作是越來，越發展得好，新的力量正在不斷的誕生，在將來，是一定能夠給與中國新文藝的生長以更大的推動的！

實

胡明桂

「七七」之前，我住在東京市外吉祥寺附近，我常到森林里去散步，一天，我捕回了幾顆不知名的野菌，我把牠的紅的液汁染了一塊布，並寫了八句即興詩，如下：

孤島女壯士

國軍西撤後，上海被幣千萬的日本佔着，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個孤島。在租界當局的「保護」之下，孤島是被兩種人視為「理想的地方」：有錢的人認為孤島是一塊唯一的安樂土，另一種人是敵人和漢奸，他們認為孤島是他們進攻中國發展偽勢力的唯一據點。所以孤島的上海是一直為這類人所活躍着。

淪陷後的孤島救亡運動，並沒有因爲環境的特殊而停頓，也並沒有因爲幹部內移而消沉。相反的，在許多新崛起的戰士努力之下，它是配合着特殊形勢而發展着的。在這裏，我斷要介紹給讀者的女壯士朱蘋英，乃是孤島女士士中首先被犧牲了的一個。

四百職業婦女的領導者
十七年的夏天，正是以孤島敗亡運動以新的姿態得到再生的時候，許多原有的救亡團體在新的形勢已經是不允許繼續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新的姿態出現的組織，牠們多是以職業部門為基礎，以娛樂的組織為外衣的組織，譬如，職業婦女方面就有中國職業婦女集樂部，作為她們活動的中心，在旁觀者看起來，它只是個業餘娛樂性質的組織，這樣既不給敵人和漢奸以破壞的藉口

樂會銀錢業聯誼會，保險業聯誼會，華聯同業的新型組織。茅麗瑛女士就是當時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的領導者。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是上海中國職業婦女會的進步性的發展，戰前上海中國職業婦女會只是上海少數職業婦女友誼的結合，它的活動也只限于吃吃玩玩，到八一三砲火在上海燃起後，它的名字改爲了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她的活動目標也轉向到積極地爲國務的方面來了，當戰爭還相持在海上時，她們不但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爲前方將士受傷弟兄服務，她們還邀請組織外的婦女來從事抗戰工作的責任。上海淪陷爲孤島以後，職婦俱樂部的許多原有的幹部和會員都到了內地。新的環境下繼續運用了時，茅麗瑛即以新的方式要開了職婦俱樂部的工作，譬如，它先後成立了唱歌、話劇、平劇、英語，漫畫，速記，會計，讀書討論，的幾個會員。

到了工作在原有的工作方式不能在

我把牠摘回了幾顆不知名的果實
牠們含有紅色的液汁
我把牠們塗在白紙上
居然是—幅可愛的墨畫。
我自己正像這無名的果實
我是誰人之子呢？

活動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不到一年職婦俱樂部的組織，已發展到四百多個會員，雖然對外它只此承認六十多個會員——這是各界當局對於俱樂部人數的規定。——此外，在每個有關祖國抗戰的運動號召起來時，職婦俱樂總是首先以最大的力量來響應，而在職婦俱樂部響應中，茅女士是首先站出來以最大的努力來作四百多姊妹的榜樣。——這里是她的兩格便記者永遠不會忘記的。

問的樂。茅女士離開了學校之後，就供職在上海海關里，一待到孤島淪陷後，她還是在海關服務。像華北一樣，海關是敵人經濟進攻下第一個大海關呢？所以上海海關又是我國人就積極地用利誘的手段來企圖收買海關員，沒到一年，已有一半數的海關員受了敵人的收買，可是也有一小部份的員因此而舉起護關的旗子，這裏面，茅女士就是堅強的一個。

讀書運動終於因力量薄弱失敗了，廿七年十一月四日在島的海關上出現了一面「五色旗」。

海關的肉是肥的，可是在五色旗的飄揚之下，它是不再有絲毫的香味了。在護關運動失敗後，茅女士就毅然地拋棄她優厚的工作崗位，這她爲了痛感而犧牲的熱誠，使記者永遠不能忘却。

離開了海關之後，茅女士就在一些女工作中擔任英文教師職位，使她有更多的時間去爲職婦俱樂部工作了，于是紅姐時起，她差不多成日的都在爲部的組織工作，聯合工作而跑着。除了上課時間以外，在學校里是找不着她的。

有一個時期，她母親病在醫院里，她還是照樣的在外面跑着。她明知道除了她之外是沒有其他兒女和親戚可以照

應這病的母親，（她很早就沒有了父親）可是職婦俱樂部那繁重的工作，令她每天只能抽出一到二十分鐘到病親的病場前站一下。

她來她母親的病牀上，在看護不十分

小心之下由母親在看不治了。

母親的死，是茅同志沒有想到的

事，從此，他便失掉了唯一親切的人，

一個破壞中國為工作犧牲的心，使茅

女士顧不了優厚的職位，甚至也顧不了

母親的病。

這樣成了奸徒們的一眼中

釘子。

漢奸們在孤島的活動是相當惡劣的，尤其星江必須來到孤島以後，他們非但

並收買銀紙，雜誌來佈布有審理會，

且積極地向每個純潔的青年團體攻擊，

去年七月里，職業婦女俱樂部在茅

女士領導之下，舉辦了一個物品慈善義賣會，會的發起是爲了救濟難民同胞。

是一個相當大的義賣會，供給

日間的事，等連續地舉行了三次，義賣

日期也因此而展延了三次。

移來義賣會終于在原定的第三次日

期地里開幕，就是俱樂部的部址，雖然日

情地方是那樣的偏僻，可是售者和買者的

情緒還是很高的。

義賣會如期舉行，每個人都心頭都

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就在交易順利地進行

的時候，突然來了兩個暴徒，很執意地

要搗毀職業婦女俱樂部，首先就要

打擊它的英節領袖者，這是必然的事實。

茅女士就成爲了奸徒們的眼中之釘

一個戰役的結束，往往在軍營中增

添的勝利的資料，照例地詔安幾乎了

一個戰役之後，也流行着許多有趣

說起，想瞭解這個故事的內容，還得從

激烈的撤退急速的反攻

之後，分營以備敵僞軍猛撲分水關的時候，退佔的來撫守分水關進攻宮口，配合陸軍作戰，擊潰了敵僞軍的反攻。總部軍隊，戒備一

軍情的故事——福建戰鬥佳話

炎川

到了十二月五日，我軍對詔安包圍六日，完成任務，這一役任務是非常重大的，敵僞軍的主力集結於東北面，南面兵力較爲稀薄，假如突破了這一線，僞軍的後路，五日夜深開始攻擊，第三營挺進至距城五里許，便佔據了堤岸，正想突

擊，但被擊敗了，關係她的死，我覺得

她殺死了她？是誰殺死了孤島的女戰士？

勇敢地把義賣會一再受中傷的經過，作了一個演講，這演講充分地揭穿了好徒們卑鄙的手段，結果兩個人被壞掉，那一場門爭告訴了我們，職業婦女俱樂部已成了奸徒們要破壞的首先目標了，要擴大職業婦女俱樂部，首先就要打擊它的英節領袖者，這是必然的事實。

是誰殺死了她？

她殺義賣會的打擊並沒有削弱茅女士的勇氣，職業婦女俱樂部依然

繼續地服務的勇氣，職業婦女俱樂部依然

活躍在孤島上。

可是記者離開上海後，忽然在友人

的來信中知道了這樣一段消息：

一加漢婦在十三日在俱樂部地址被

捕，她在獄中還有人探視她，

在她被逮捕後，她還有人探視她，

劉渡河，消滅對岸守軍，爭奪南關，這時天已拂曉，突然又奉到命令停止前進，因為攻擊西北面的友軍，又因為空閘距離較大，第一次總攻擊未奏協同之效，因此就是這時奪得南關，也失去作用。

第二營以急速的反攻姿態佔據了河西岸，這時的情形是凸出的危險，很容易受到敵偽的襲擊，何況敵軍已把西北面的兵紳調到南關來，加強防禦的力量，然而這時誰也不願意退下來，戰鬥的熱誠在每個士兵的心頭上，沸騰着，張營長決定憑着河堤的天然工事，堅守原來的陣地。

放着冷槍。莊排長帶了他的部屬，繞着河堤的菜畦活動着，佔領了河堤的正面。在堤岸佈防，臨時的工事剛剛做好，天色已經微明了。

對峙河岸，距離最多不過一百公尺，河岸上的一排排的房子，門扇緊緊地關閉着，從這里射擊過去的子彈，擊穿的彈痕，也可以看得清楚，受彈最烈的正是那間廟，有些僞軍盤據在這裏動也不敢動，因為無數的槍眼正對着他們呢。

沿着堤岸的邊緣，都是僞軍做的工事，他們在馬路的旁邊掘了交通壕，所有的僞軍都躲在裡面，交通壕是給我們

蔣排長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他的驅幹並不怎樣的魁梧，可是從他堅定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非常負責的一個幹部，中國需要着他自然而然地就能。他和他的弟兄一潛伏在臨時掘的壕溝裏，嚴密地監視着對岸敵軍的動作。用過了早餐不久，太陽也熱衝破了滿天的秋雲，射到這個戰爭的大地上，蔣排長忽然發現了有一個僞軍在地上匍匐着，似乎是一個傳令兵的樣子，於是把馭壳槍枕在戰壕的邊緣，幾秒鐘的

工夫，一排排子彈飛出去，那個可憐的傢伙在地滾了滾，抽搐了好一會，於是永遠地安息了。

雖然蔣排長把敵人結果了，他自己頭顱上也着了一個洞，不過不至的擊中軍帽上青天白的徵章，子彈打他的額上飛過，當那青年排長活過去的時候，誰不會估計到他的生命價值有多大。犧牲在戰場上是極平常的事呀！

說也，奇怪，那個致命的子彈，並沒有奪去蔣排長的生命，只是把他的額部打傷了，傷勢並不重，蔣排長暫時的昏了過去，很快地又甦醒過來，他把頭上的軍帽拿下來一看，那破碎的黃徵章彷彿對他發着安慰的光彩，於是他把這頂珍貴的帽子鄭重地藏在心衣袋裏，又舉起了他的武器。

帽子邊緣是腰性的，這是僞軍無疑了，於是張營長將計就計，吩咐他們說：「你們且休息一會吧，就在那邊坐著乘勢搶前一步，出其不意的把中間的一人的武器奪了，右邊的排長順勢的把一個的槍搶過來，左邊的勤務兵一躍上前，同樣的搶奪了一根槍。三個人的武器失了，慌慌張張的就往地上，其餘三名繳了械，一齊跪在地下求命。

「我們都是中國人，被逼得沒有辦法才來當僞軍的，請長官不要槍斃，我們都願意替國家做事的。」

張營長聽了，怒火一時不肯答應，怒喝着：「非憤怒你們這擯亡國奴不可，」其實這是一個表伍的激怒，張營長很懶待俘虜的裏，他命令排長幫他們押在一處房子裏，從此張營長便得到了一個摸帽子的聖手」的稱號。

卷之三

你飲着茶，人們却說
你執着筆，
人們却說你執着刀！

你飲着茶，人們却說你飲着血——
你執着筆，
人們却說你執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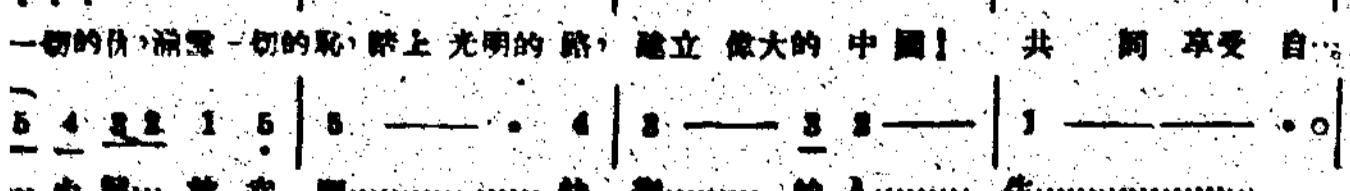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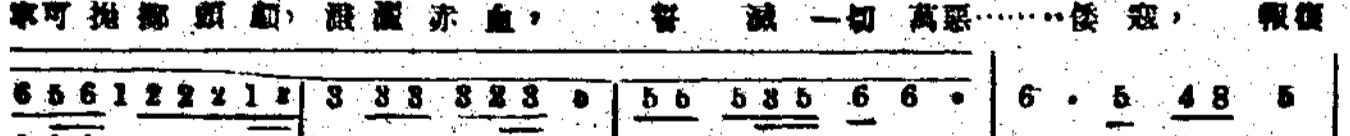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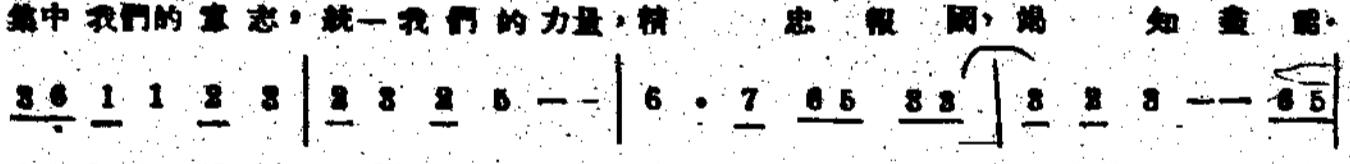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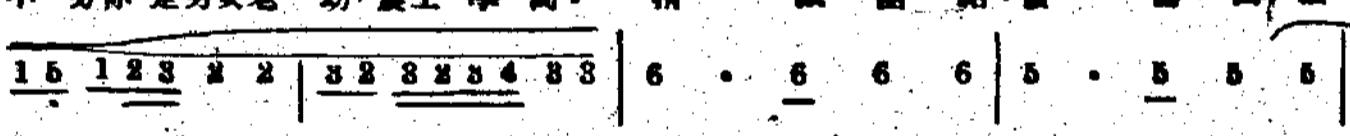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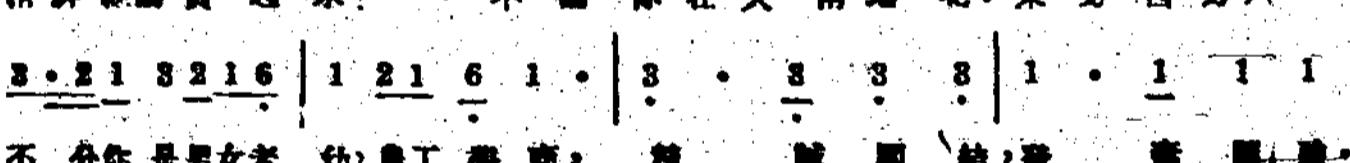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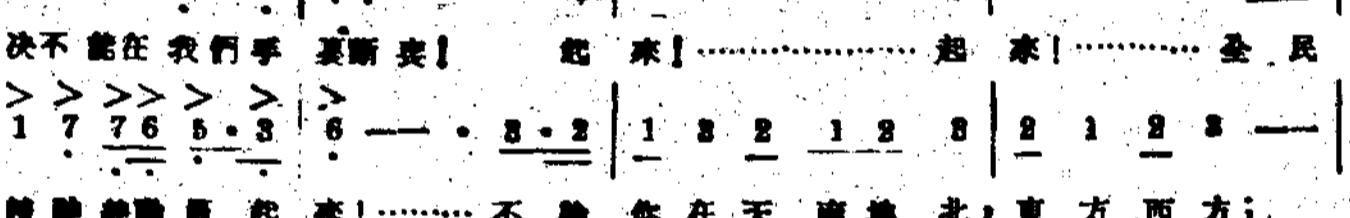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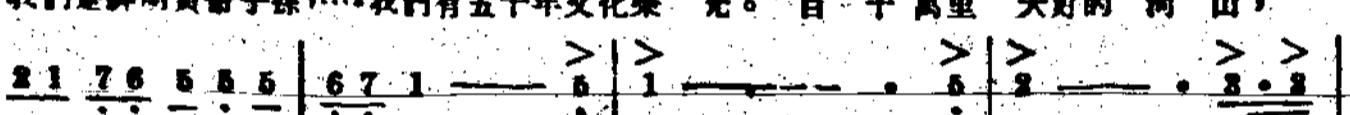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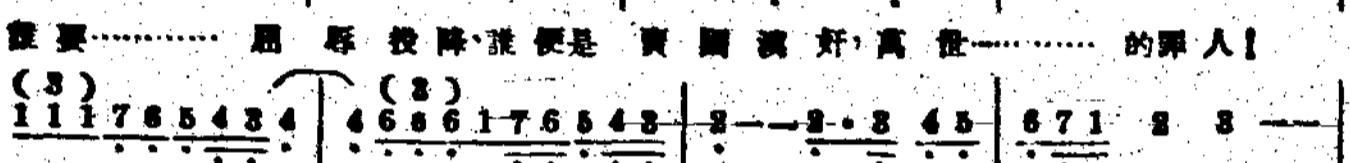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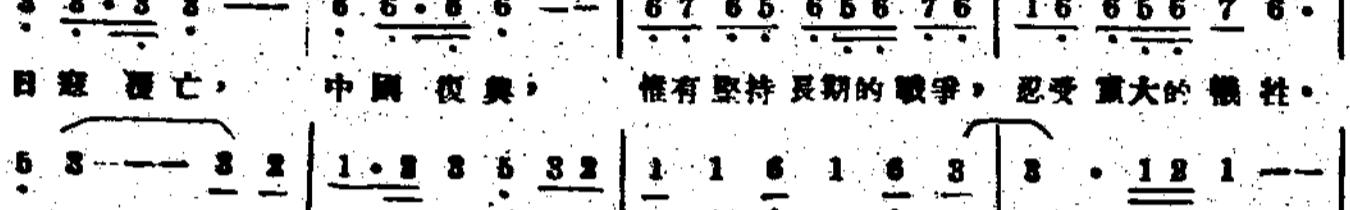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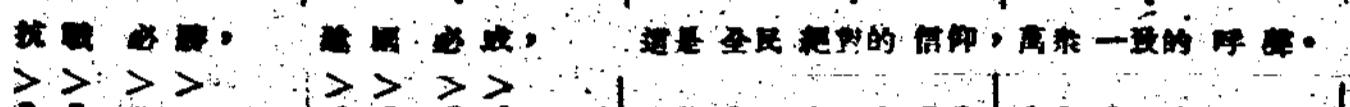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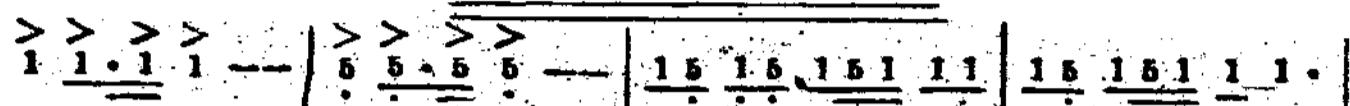
你飲齋也！

然而你何曾飲着茶，
完全飲着血！

G調

國民精神總動員

林上延作



THE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WAR-TIME.

By Arthur Chung (鍾日新)

The existence of a nation is neither accidental nor by luck; not only th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must be sufficient, such as the advantages given by climate, soil and production, but also we ought to take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intrinsic genius of a nation. It is idea for any country to depend solely upon the superiority of its environment — the vastness of its territory and density of its population. Take for instance India. Is her territory not vast enough? Is her population not dense enough? Are her products not rich enough? Bu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she is no longer free and independent but only a British Colony. On the contrary, the British Isles,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of which is far from perfect, have dominated in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ffairs in Europe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on account of the preparedness and efficiency that her intrinsic genius as brought about. What I mean by intrinsic genius is the defensive and creative faculties of a nation: the former is to protect her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latter to create a new life. These values are applicable to both war and peace. It is the soldi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defending the nation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The creation of a new life, then, falls invariably upon the shoulders of the intellectual genius, a vital component of which is the students.

Receiving the highest types of education and enjoying most comfortable means of assimilation knowledg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patriotic whether in view of gratitude or understanding. Besides studying, which is beyond doubt the aim and end of students, they must prepare to participate in furthering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ir country. The Chinese students have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the government from signing the notorious Treaty embodying the Twenty-One Demands, dictated by the Japanese, which meant the immediate enslavem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very student, therefore, should hav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which prompt him to perform righteous deeds for his motherland; and which should be nurtured during school days.

In time of war, confusion and unrest pervade the life of a nation, and she needs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overcome fear and irresolution. Being the intellectual portion, students in China, should play a part in stimulating the patriotism of the farming masses who live far inland and may not understand why the war is being fought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A Chinese saying goes: "Death is sometimes lighter than a feather and sometimes heavier than mountain." To die for our country is a worthy death. So when necessity demands it, we are

ready to fight at the front. In order to do this, we have to take military training as a preparatory step, for in fact our physique must be kept in perfect condition. Our ideal should be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what can a person do if he has no energy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a sound body? Having developed a strong body,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studies they are specializing in, have to use their brains in speculating abou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by means of which they may be able to obt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After coming to a clear conclusion from their observations, they can then attempt to remedy the weaknesses and extend the merits by conveying their ideas to the government for possible adaptation. Moreover, their spare time should not be spent on self-indulgent, but in visiting the camp or the military hospitals. I remember once when I visited the military hospital in Canton, the wounded soldiers were moved to tears by our sincere encouragement and kind service by writing letters to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for them and they emphatically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go to the front once more when they got well.

Nor is that all.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a war is the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on which the victory ultimately depends. If the people eagerly advocate the course the leaders are taking, the future of the war will be bright and hopeful; otherwise, the result will be disaster or revolution. A clear study of the people's psychology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and students should help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it out. Lastly, all students should exercise their technical knowledge to the fullest extent. In China now, the students of English should appeal to the "conscience" of all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for righteous sympathy and moral support by presenting the realitie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s English is almost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they are appealing to all people under the sun. We all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ropaganda nowadays, and the students of English should undertake at least an effective part of foreign propaganda work, if not take whole. In short, so long as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there always is a chance them to play their role as students.

Life is indeed precious, but when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is more precious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then we should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it. It is noble to give our lives in defence of our beloved country, and nobler still to fight for right and eternal peace. Between a noble death and a disgraceful life we would not hesitate to choose the former which is at once meaningful and divine. Selfish and traitorous are those who deliberately escape reality and seek for pleasure, unmindful of the unceasing suffering of their fellow-countrymen. Vain and useless are those who prefer empty talk to solid action, we are born to conquer, not to be vanquished. So let us bear our aim clearly in mind and try to reach it at all costs. If our country is enslaved, can we live any longer in peace and happiness?

FINIS

一
封
信

你我實際上早成爲朋友的了，我是「東方朋友」的讀者，你也轉載過我的文章，你保存抗日戰線上成爲同志了。去年的一月，我曾在桂林與幾位教師同志見過張文闡，他說起過她們的情誼甚密，彼此往來都很密切。

對於中國人一詞是極輕視的，他們和中國人無論知識的或團體的都有著極深的嫌隙關係；他們幫助或參加中國的革命運動有著很長的歷史，自辛亥到現在。

一七二)畢業之前，我是住在東京，在法政大學裏，認識過好些朝鮮朋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性格，都是「沉着與不妥協」，我對他們的這種精神，深深的表示尊敬。正因為他們有著那樣勇敢的性格，日本人就非常厭惡他們，甚至不願意租房子給他們住。我常常想，朝鮮之謂用日本，不能歸罪於朝鮮人的一時無力不在掙扎，奮鬥，為了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朝鮮的枷鎖。現在，這枷鎖被快被打破了，快要斷了！但是敵人又想重新加上新的枷鎖：敵人的進攻中國正就是加給朝鮮的新的枷鎖！所以命令決定我們非共同奮鬥不可！我們非把孩們能領不擋起手來共同去迎擊我們的敵人和朝鮮是一對難兄難弟了，同志！我

卷之三

本刊接載外來稿件，徵求評論，
解放被壓迫的小民族問題，及

圖畫，木刻等。

來稿字數以三千以內為宜，
相應用稿紙樣寫清楚，並加新
式標點；如田英、韓文字體

明原文出版處及出版期圖。

卷之三

請到新嘉坡打聽消息，

來稿請盡責負責，並將本人通

宋編諸奇「桂林施家圖冊八號」

四